

悼凌鴻銘師

高明

第二十期友聲上帶來個非常不幸的消息：凌鴻銘老師在港溘然長逝永別這離亂之世界。一縷哀思，興起無限回憶，特借友聲園地追記數語藉致敬悼之意。

記得是民國三十二年，我因為身體不好，留在上海，沒有上內地跑。那年夏天考上了交大有點沾沾自喜。彼時功課是在法租界愛麥虞限洛的中華學藝社。地方很小，設備更簡陋，相當地克難。沒有禮堂，沒有操場，沒有圖書館，更沒有宿舍。同學們上課時在一堂，下了課各歸各的家，毫無群居的學校生活可言。不過走進學藝社，却亦有一般高等學府肅穆之氣，因此學術研究風氣還是相當濃厚。凌老師與唐慶

治老師那時都在教英文。凌老師專教理工學院，唐老師專教管理學院。我們工學院土木系第一學期第一堂就是英文，所以對凌老師印象特別深刻。

凌老師身材不高，臉微黝黑，戴一副邊邊玳瑁眼鏡，嘴上留兩撇小八字鬍子，一眼看上去就知道他是廣東人。兩目炯炯有光，精神十分充沛。上堂講書時，一口廣東國語與凌校長竹銘所說的幾乎一模一樣。終年穿件綢質長袍，提一個黑色公事皮包，間或穿上件藍罩衫，總是乾淨整潔，摺痕分明。

凌老師治教極嚴格，可以說是我受教過所有老師中最厲害的一位。即連中小學老師亦沒有像凌老師這麼嚴的。他從不遲到，決不早退。往往講得高興延遲下課，到下一堂老師等在門外時猶有未盡興者。上課必點名，點名必喊學號。同學聽見叫到自己的學號，都得馬上起立用英文應到。凌老師口至眼至，用他那深藏黑眼鏡後炯炯發光的眼睛向你注視，同學均低頭不敢直目以對。後來更改變辦法，乾脆排定座位

。老師上堂後，即在講臺上取出座位表用目向全室四面掃射一遍，與座位表一對照，那位同學缺席，一看立刻分曉。他老人家還不放心，為求確實起見，把那幾位缺席同學的芳名，響亮地喊上一遍，若無人回答，做好記號，再開始講書。

老師講起書來，較之點名那就更為詳盡周到，可以說真是諄諄教誨，循循善誘的了。記得那時念的讀本是老師自己編的大學英文選。第一篇是講賽足球的故事，一共不到十頁的文章，他竟是足足講了有一個多月，每句必詳于闡釋，一個個字地說明，分析。更注意動詞與前置詞的關係。講書時，臺下同學都正襟危坐，鴉雀無聲，全神貫注于書本或黑板上。恐怕一個不經心，老師叫到你的名字，馬上要回答難題。回答不出，不能坐下，挨次繼續再問其他同學，必得正確答案後，大家始能坐下。因此大家如同鼠子見了貓兒一般，不敢輕易言笑。偶爾老師講到得意之處亦令放

聲大笑，而同學中亦鮮有敢隨聲而笑者。每三週星期作文一次。每次卷子發下後必紅字滿紙，經過詳細地改正。還要逐篇逐句將錯誤嚴重處提出在黑板上講解，必使大家明瞭而後止。作文分數批得很緊，不是B就是C，很少得有得A者。同學們起初莫不認為上英文課為一大苦事，慢慢地，如向喫橄欖一樣，滋味越來越津然，研究興趣大大提高，竟以不上英文課為一大憾事。故而絕少有同學缺課者。

我高中在教會學校攻讀，行外人執教會話，自認英文尚稱不惡。不意在凌老師處作文及考試從未得B以上者。當時亦曾發憤苦讀，只以素性笨拙，甚少進步。經過一年來老師的教誨，總算得益不淺，記得同班中有仇啓華同學者，聰穎過人，中學在震旦險的是法文，而且英文都為全班之冠；尤為凌老師所賞識，得分從未少於A者。凌老師對葛傳傑先生之著作最為欽佩。仇同學竟能熟讀普羅以特，亞班心版，即

老師亦認為異常。仇同學三年級後即離校他去，至今未有消息。

二年級以後，沒有英文。而一切功課又如千斤，壓逼得透不過氣來，無暇再研究英文。因此與凌老師日漸疏遠，以後亦就很少見面。反觀自己今日一點可憐的英文根基竟全靠凌老師之賜。

徵信錄

本會四十二年度同學應繳會費，每人新臺幣五元，下列同學均已補繳，除分別墾據外，特此刊登啓事，以資徵信。

程達雲 凌 曷 賈駿祥 邵延寬 周賢頌
朱聯通 章紹周 陸孟益 錢浩然 沈宗括
林維完 唐希順 吳仁民 鄭季華
以上計十四人

四十三年度會費每人新臺幣五元，自五月十五日起收取。

交大同學會啓

，恨不當年多留幾班，再跟凌老師讀上幾年英文。尤其凌老師治學治事的嚴謹，更始終為同學所景仰不忘者，而今師仙逝，我們英文沒有學好，他治學治教之精神亦未傳得，還何面目對地下的凌老師呢！